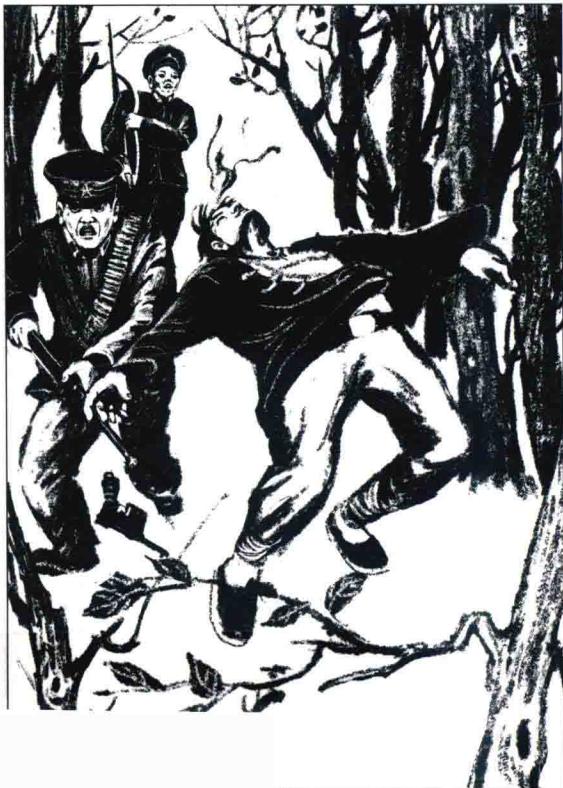


狼牙除虎

翟英琴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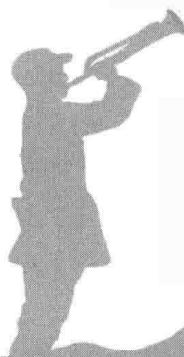


那个风起云涌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，但流传下来的故事，依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。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见证了那一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历史，记录下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。

烽火少年

狼牙除虎

翟英琴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牙除虎 / 翟英琴著. -- 石家庄 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8
(烽火少年)
ISBN 978-7-5376-8312-8

I. ①狼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6887号

声明：本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其中的部分人名、地名和事件既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，也有作者的创作元素。任何涉及真实人物（包括健在的以及逝去的）、真实场景、历史事件的部分，所使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小说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。

烽火少年——狼牙除虎

翟英琴 著

选题策划：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：吴立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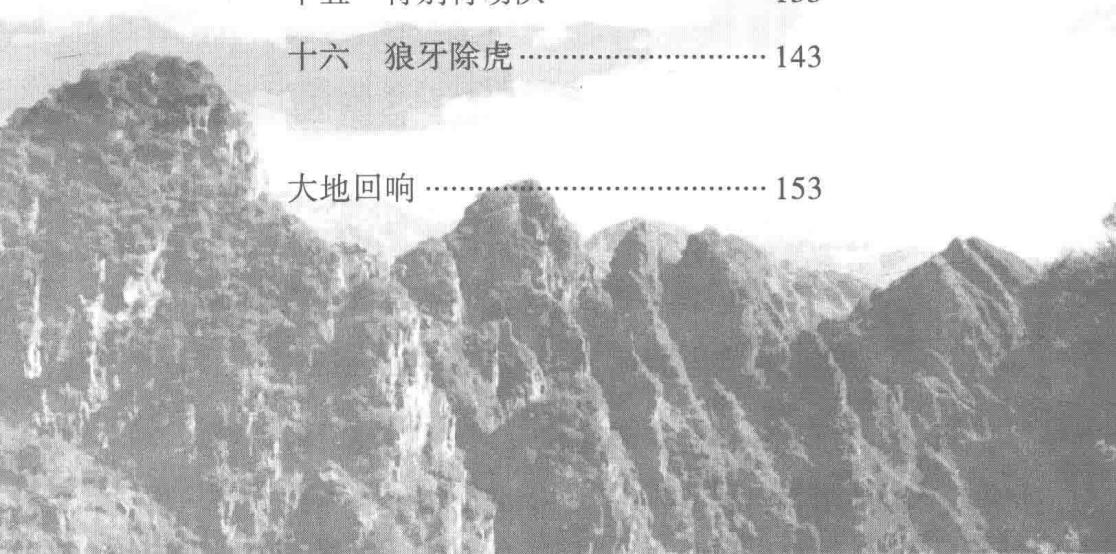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刘彦萍 武国林 内文绘画：吴子晋 徐 辉

美术编辑：吴立刚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×1300 1/32
印 张 5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6-8312-8
定 价 15.00 元

目 录

一 虎寨受困	1
二 夜来不速客	9
三 天大的麻烦	19
四 惨烈的战斗	29
五 迎来新转机	37
六 艰苦的日子	47
七 被迫选择	55
八 土匪投诚	65
九 深山寻猎豹	74
十 意外发现	84
十一 貌似太平时光	94
十二 疯狂的报复	105
十三 狼牙山五壮士	114
十四 事件真相	124
十五 特别行动队	133
十六 狼牙除虎	143
大地回响	153



虎寨受困

郎楠没想到赵东的这个家如此难进，比在易水村的那个家难进百倍千倍。那些来回巡逻的土匪不是很可怕，可怕的是那条狂吠不止的狼青狗。

它跳跃着铁青色的身子朝郎楠藏身的地方瓮声瓮气地叫着，拴在它身后的铁链子被抻得呼啦作响，似乎再稍稍用力，铁链子就会被它拉断。但它毫不理会这些，只管支棱着三角形的耳朵大叫着，硕大的尾巴在它身后扫来扫去，扬起许多尘土，三角形的眼睛冒着凶光瞅着郎楠。它一定看到了他，即使有荒草遮蔽。看着狼青狗张着血盆大口肆无忌惮地朝自己示威，郎楠不禁哆嗦了一下。

“猎豹为什么总是叫？”一个身高一米四左右的男孩子撇着脚从虎寨里面走出来，抚了抚油光铮亮的分头，



站在门口狐疑地向左右瞅瞅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我被跟踪了？哪个不要命的敢跟踪我？！”

他叫赵东，是郎楠要找的人。郎楠此刻真想一步蹿出去，一把揪住赵东，把他头朝下按在地上，让他吞进一把沙土，就像他对付郎排那样！郎楠跑了三里地来到虎寨，为的就是给郎排报仇。

赵东和郎楠本来都住在易水村，只是后来赵东搬到虎寨的这个家。赵东是被一个名叫王六的土匪用自行车接回来的，否则，郎楠早给郎排报仇了，根本不用跑这么远。您别小看这三里地，这是从平原到山区的三里地。易水村在平原，或者说在山脚下的平地上，而虎寨在山区。虎寨背靠雄伟的大山，当地人管这座大山叫虎背山。

看到赵东，狼青狗好像受到鼓励一般，更起劲地叫着，手腕粗细的铁链子被牵扯得叮咣作响，尖锐得如同狼牙一般的牙齿在夕阳下闪着白惨惨的光，一摊口水顺着血红的舌头滴落到地上。

叫吧，回头连你一起收拾喽！郎楠心里说。说实话，他真怕狼青狗挣脱铁链冲过来，扑到他身上。郎楠粗略地估计了一下，如果狼青狗直立起来，个头儿要比自己高。从它腿部和臀部的肌肉看，它好像比郎楠的力气大。但是，



他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一条狗呀，所以才在心里暗暗地教训它。

兴许赵东嫌狼青狗的叫声太大、频率太快、分贝太高，瞪着它说：“别叫了！烦不烦？你发现有人跟踪我了？”狼青狗的喉咙咕隆着，将没有发出的叫声吞咽下去，眨巴着三角形的眼睛看着赵东，目光中减了一些凶气。

赵东抚摸着狼青狗的脑袋。狼青狗发出低低的呻吟，用头蹭着赵东的身子，弓着身子摇晃着尾巴，尾巴不时地打在赵东的身上，好像在为刚才辛苦的狂吠邀功。“好啦，好啦！猎豹，我知道你是好样儿的！爸爸打了山鸡，今晚分你一条鸡腿！”赵东拍打着这条名叫猎豹的狼青狗，极力安慰它。

郎楠蹲在草棵里，眼睛一直盯着赵东，寻找出手时机。这个时候是不能冲过去的，赵东会让这只叫猎豹的狼青狗咬自己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郎楠想把赵东单独约出来，好好较量一番。他相信，凭自己的力气，教训一下赵东不成问题！郎楠握紧拳头，不错眼珠地盯着赵东和猎豹。

郎楠今年十岁，跟赵东同岁，在同一个班。论个头儿，郎楠高出赵东一条眉毛；论力气，郎楠也不逊于赵东。



可是，为什么赵东会欺负郎楠的弟弟郎排呢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郎楠已经记不清郎排被赵东欺负过几次了。有一次，赵东在易水村边将一只蝌蚪放进郎排的嘴里，并逼迫郎排咽下。还有一次，赵东将一个羊粪球强行塞进郎排的嘴里。郎排为此好几天吃不下饭！赵东难道没把郎楠放在眼里吗？他明明知道郎排是郎楠的亲弟弟！

夕阳的余晖洒在高耸于虎寨门口两侧的虎头上。虎头是用粗大的木头雕刻而成，刀功粗糙，只能揣摩出虎头的形象。寨门也是木头做的，松木，有些老树皮还连在木头上。木制门头的正中是黑色的“虎寨”两个大字，遒劲有力，带着一股杀气。

猎豹跟赵东亲热了一阵之后，又朝郎楠藏身的地方怒吼了两声，是爆发式的两声，然后戛然停住，尾巴朝天翘着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郎楠藏身的草丛。赵东伸长脖子皱着眉头看着草丛。郎楠真想在这个时候冲出去，卡住赵东的脖子，喂他一嘴沙土，随即扬长而去。

心头的血涌向全身，冲击着郎楠的脑门儿。他欠了欠身子，头顶略高出草丛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土匪背着枪走到赵东面前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大少爷，寨主喊你去吃烤山鸡！今天放学早，



还想在寨子外面玩会儿？明天我陪你，今天寨主高兴，晚饭开得早！”他讨好地抚摸着赵东的分头。

“闪开！别弄坏我的发型！”赵东仰天瞪着土匪，气鼓鼓地拨拉开土匪的手说，“今天课间，郎楠说我梳的是汉奸头！汉奸头是这个样子吗？我早看他不顺眼。哼！放学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弟弟在路边用沙土堆城堡，就抓起一把沙土让他吃了！嗯，给郎排补补，看他弱得像个瘦猴子！顺便教训一下郎楠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汉奸头不是随便说的！”

郎楠听了，想起下午课间的时候，自己的确说过赵东的发型像汉奸的。他看过一本连环画，是叔叔给他的。画上的汉奸就梳赵东这样的分头，油光铮亮。自己说的是事实，又没诬陷赵东。即使自己说得不对，他可以找自己算账，凭什么把怒气发泄到弟弟郎排身上呢？

“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说我家大少爷？！”土匪赔着笑脸对赵东说，“哪天遇见那小子，我把他的头拧下来，给你当足球踢！”

“那倒不必，他是我同学！如果太过分了，老师会干预的！”赵东回答，顺手摸了摸猎豹的耳朵。猎豹欢快地朝赵东摇着尾巴。



土匪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老师算老几？只要寨主发话，我们平了学校！老师算什么？！”

“那……那我就没地方上学了！”赵东马上反对，“我的事，不用你们管！”

“好吧，大少爷。您说怎样就怎样！眼下先去吃饭吧，香喷喷的山鸡就要出锅了，好几只呢！”土匪说着，咕咚一声咽了一口口水。赵东望着土匪笑了，撇着外八字朝寨内走去。

“把猎豹牵到屋里，我答应给它一条鸡腿的！”赵东对愣在原地的土匪说。土匪爽快地应着，麻利地解开铁链，牵着狼青狗的项圈颤颤地向里走去。

入冬的夕阳溜走的速度极快，几乎就在转眼间，夜幕降临了。郎楠向周围张望着。山冈灰秃秃的，虎背山阴森地高耸着，像是专门吓唬小孩的巨兽。虎寨灯火通明，人声嘈杂。回望易水村，夜幕中有点点灯火，偶尔会传来几声狗叫。家里人一定焦急地等着自己回家吃饭吧！郎楠猜测着。唉，顾不得那么多，先去虎寨里面看看，说不定今晚就能为郎排出口恶气呢！

郎楠顺着墙根悄悄溜进虎寨，一直猫着腰贴着高大的院墙走过院子，来到人声嘈杂的房屋前。他摸到窗前



的谷仓下，蹲下身子，寻思下一步怎么办。

“寨主，今天的山鸡真肥！”一个土匪说。

郎楠听得一清二楚。他站起身贴着窗户，用沾了唾沫的手指捅破窗户纸，看到窗户里面是个小型宴会厅，赵东正坐在大圆桌旁边，大摇大摆地啃着鸡腿，油顺着嘴角流到下巴颏，他也顾不上擦。

郎楠吞下一口口水，肚子不争气地咕噜起来。他用手按住肚子继续向里看，只见赵东身旁坐着他弟弟赵西，他双手拿着鸡脖子头也不抬地啃着。郎楠看不到刚才说话的土匪。大圆桌周围好像坐满了人。看样子除了赵东的家人，还有几个寨主眼中的土匪红人。

“还有比山鸡更肥的事，你们听说了吗？”一个男人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土八路在黄土岭打了个大胜仗！哈哈，据说炸死一个日本的大头领！”那个男人说。

“谁？”许多声音在问。赵东和赵西都暂时停了嘴，抬头望着说话的人。

“爸爸，打死的日本头领是谁？”赵东问。

郎楠弄清楚了，刚才说话的是赵东的爸爸、虎寨的



寨主赵山虎。他透过窟窿向里瞅了瞅，看不到赵山虎坐在哪个位置。

“阿部规秀！”赵山虎说。

“啊不龟锈？乌龟不生锈吧？”一个土匪嬉笑着说，“寨主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？这么长，真难记！”

“是阿部规秀！”赵山虎强调说，“阿部规秀是日本的名将之花，擅长用新战术，是山地作战的专家！”

“山地作战的专家被击毙在山地？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！”赵东插嘴说。

“哈哈！东儿厉害！”赵山虎说，“我听一个土八路说的，你们别外传！”

“虎父无犬子！”土匪巴结道。

赵东得意地继续啃鸡腿，不时地吧唧嘴，这让郎楠的肚子更饿了。看来今天不能报仇了。郎楠朝寨门望去，只见寨门紧闭。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关上的寨门，寨门一旦关上，就不会轻易打开，除非明天天亮之后。

难道郎楠会在虎寨受困一晚吗？

夜来不速客

虎寨的夜宴一直持续到很晚，晚到把郎楠的肚子饿得瘪瘪的。他几次想找机会打开寨门，每次都因为巡逻的土匪而失败。

巡逻的土匪举着火把，漫不经心地在寨子里走动，相互间小声说着话。郎楠听到他们在说黄土岭战役和日本的军官阿部规秀。无疑这些消息是从参加夜宴的土匪中传出的，因为郎楠看到有土匪从屋里出来上厕所。有个土匪打着饱嗝对巡逻的土匪说：“一定要加强防卫，小心流窜过来的日本兵！”巡逻的土匪惊疑地说：“怎么要防日本兵？以前不都是防土八路吗？”酒足饭饱的土匪不耐烦地说：“让你防你就防，哪儿来那么多废话？！”

看着吃了闭门羹的土匪继续巡逻，郎楠心想，难道



日本兵会跑到虎寨？如果到了虎寨，去易水村也不成问题。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他们！可是，郎楠望了一眼漆黑的夜空，只有数得清的几颗星星在微弱地闪着寒光。这样的夜晚，能走回易水村吗？再看看紧闭的寨门和巡逻的土匪，郎楠的心凉了半截儿。他只好继续待在谷仓的暗影中。

时间像蜗牛一样向前爬着。郎楠第一次感觉到夜晚的漫长。爸爸在干吗？妈妈在干吗？叔叔呢？弟弟郎排还在哭吗？这么晚自己不回家，他们一定很着急吧？说不定正把易水村翻个底朝天寻找自己呢！唉，要想在虎寨附近教训赵东一顿，远比想象的要难！

郎楠感慨的时候，虎寨已经进入夜的宁静，甚至没有那只名叫猎豹的狼青狗的声息。看来今天只有在虎寨过夜了！郎楠裹紧衣服，以防夜风吹进怀里。他把鞋脱下来，垫在屁股下，背靠谷仓坐好，闭上眼睛。

虎寨的夜晚比易水村的还要安静，静得让郎楠睡不着。他在大脑中将今天的课复习了一遍，又回忆了一遍郎排被赵东欺负的过程，才渐渐有了睡意。

“鬼子是可恨的！小楠你看，汉奸比鬼子还可恶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中国太多的秘密！”叔叔郎世平举着

那本连环画在郎楠面前晃着说，“我最讨厌汉奸了！所以，我们郎家断不能当汉奸，即使刺刀架在脖子上！”

郎楠频频点头：“不做汉奸，也不梳汉奸头！”

“谁是汉奸头？”赵东像老鹰抓兔子一样扑向郎楠。郎楠急忙躲闪，身体斜歪到地上。他打了个激灵，被惊醒。

这个梦真不好，让好不容易入睡的郎楠再次睁开眼。夜空清冷，再想入睡难上加难，他只好望着空旷的虎寨发呆。

这时，寨门悄无声息地被打开，一个黑影溜了进来。他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，然后向身后摆了摆手，又闪进一个黑影。郎楠仅存的睡意在顷刻间烟消云散。他睁大眼睛看着那两个黑影，他们东看西瞧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每个黑影的背后都有寒光闪亮。郎楠猜测，那可能是刀剑之类的武器。

难道有人敢抢劫虎寨吗？虎寨是远近有名的土匪窝，谁敢半夜闯进来？他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他们用什么办法打开的寨门？此时的郎楠希望猎豹能够叫起来，就像在寨门口对郎楠那样狂吠。可是，猎豹在哪儿？它不会因为吃了鸡腿而酣睡得听不到异样的脚步声吧？

郎楠屏住呼吸，瞅着那两个黑影越来越近。他们快



摸到房子跟前了。郎楠的心怦怦跳着。他担心他们也躲到谷仓这边来，因为硕大的谷仓是藏身的好地方。

“汪！汪！”两声爆发式的狗叫打破夜的宁静。看来猎豹没睡，但郎楠没发现它在哪儿。他密切关注着虎寨的动静，只见两个黑影在狗叫之后紧贴到院中的一棵大树后，毫无动静。

“汪汪汪！”猎豹连续发出分贝很高的叫声。“谁？”有人问。这声音来自房子里，然后就是开门的吱扭声，一个土匪从房子里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左右张望。

有微光透过打开的门洒出来，郎楠看见土匪打着哈欠伸着懒腰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向四周张望。突然，他像是被电到似的，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快速朝门口跑去，边跑边说：“谁这么大意？竟然忘记关寨门！该杀头的！”

郎楠看着土匪骂骂咧咧跑向寨门口，这才想起自己应该在两个不速之客潜入虎寨之后偷偷溜出去。可惜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！

正在郎楠后悔的时候，紧贴大树藏身的两个黑影一跃而起，一个卡住土匪的脖子，捂住他的嘴巴；一个拽住土匪的双腿，把他撂倒在地。土匪挣扎着，却没能发出任何响声。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